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石山醫案卷下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袞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石山醫案卷下

明 陳桷 撰

答銀臺宋公書

醫以望聞問切四者為務蒙示貴恙祇得問之一事而已餘三事俱莫得而詳也依命奉去藥方或效或否故難預必茲以理論多屬於陰虛而兼有熱也經曰一勝則一負蓋血者陰也陰虛則陽亢理之必然陽亢熱動

宜其血得熱而妄行或嗽或吐不免有血此皆陰虛發熱之病理宜滋陰養血清熱潤肺是其治焉此特論其理之常也其中又有變其常者亦當變其常以治之矣經曰衝任二脉為血之海主滲灌谿谷而陽明為之長陽明者胃也或有勞動損其衝任則血不得滲灌而越上於上竅故陽明胃脉亦失所養或飲食無味或食則難飢或惡心嘔吐或胸膈痞悶或大便不常此又初因陰虛而終致於陽虛也夫因陰虛而致陽虛則滋陰降

火之法又難例用當從東垣陽生陰長而用甘溫之劑  
矣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蓋心主血而藏神  
肝主筋而藏血若胃之陽氣有虧是陽氣之精者亦虛  
而心神失養不能以主血陽氣之柔者亦損而肝筋失  
養不能以藏血心既不能主血肝又不能藏血欲其血  
之不安行也難矣此又陰變為陽之病豈可以其陰虛  
例治而損其陽也嘗考褚氏遺書有曰人生十六精始  
通未及十六而先損其精則骨髓未滿後必有難名之

疾得聞所患已犯褚氏之戒必須遠色節欲以固其本  
然後調之以藥以治其末庶幾內外兼修本末兩盡病  
之愈也有日矣苟徒恃乎藥而無敬謹之功是謂舍重  
就輕欲求病愈難哉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乃滋陰降火  
妙劑若飲食無味或飲食不思此方又難例用須宜兼  
用四君子湯仲景曰血虛氣弱宜用人參人參不惟補  
氣亦補血也況藥無定性與熱藥同用則熱寒藥同用  
則寒今用人參而以寒藥制之人參雖溫亦莫能逞其

勢矣又曰人參補氣今以耗氣之藥監之雖欲補氣亦莫恣其性矣幸毋以南北見疑東垣北人也常用人參考之東垣書可証矣但加減活法在乎病者消息出入如嗽加麥門冬痰加貝母咯血加藕節氣喘加阿膠痞悶加枳實二方相合名曰八物湯兼補血與氣也請與高明議其可否

一人面色蒼白年四十六歲好酒色犬肉三月間因酒連有二夜房事遂病左腹痛甚後延右腹續延小腹

以及滿腹皆痛日夜叫號足不能升卧不能仰汗出  
食阻自用脩急丸利二三行而隨止痛仍不減予診  
之脉皆細駛右脉頗大於左獨脾脉弦而且滑扶起  
診之右脉亦皆細數恐傷酒肉用二陳湯加黃芩山  
查麴藥進之不效再用小承氣湯仍復不利蜜煎導  
之亦不利乃以大承氣湯利二三行痛減未除令其  
住藥只煎山查飲之次日煩燥嘔惡渴飲凉水則覺  
惡止爽快次早再診脉皆隱而不見四肢逆冷煩燥



不寧時復汗出舉家驚愕疑是房後陰症擬進附子  
理中湯予曰此治內寒逆冷也活人書云四逆無脉  
當察症之寒熱今觀所患多屬於熱况昨日脉皆細  
數面色近赤又兼酒後而病六脉遂絕盖由壯火食  
氣也四肢者諸陽之本氣被壯火所食不能營於四  
肢故脉絕而逆冷也此類傷暑之症正合仲景所謂  
熱厥者多寒厥者少急用大承氣湯下之之類向雖  
下以大承氣其熱尚有未盡難以四逆湯症與此今

用附子熟藥寧不助火添病耶如不得已可用通脉  
四逆湯尚庶幾焉以其内有童便猪膽汁監制附毒  
不得以肆其虐也連進二服脉仍不應逆冷不回渴  
飲煩躁小便不通糞塘反頻腹或時痛更進人參白虎  
湯二貼躁渴如舊更用參朮各三錢茯苓麥門冬車  
前各一錢北五味當歸各五分煎服一貼脉漸隱隱  
見如蛛絲予曰有生意也仲景論絕脉服藥微續者  
生脉暴出者死是也左手左脚亦畧近和不致冰人

右之手足如舊逆冷但口尚渴大便尚溏一日夜約有十數次小便不通余曰渴而小便不利者當利其小便遂以天水散冷水調服三四劑不應再以四苓散加車前山枝煎服二貼小便頗通但去大便而小便亦去不得獨利予曰小便不利煩渴未除蓋由內熱耗其津液也大便尚溏者亦由內熱損其陽氣陽氣不固而然也遂用參朮各三錢茯苓錢半白芍車前門冬各一錢山枝七分北五味五分連進數服至

第九日逆冷回脉復見諸症稍減而向安矣

一人年逾四十面色蒼白平素內外過勞或為食傷則咯硬痰而帶血絲因服寒涼清肺消痰藥至五六十貼聲漸不清而至於啞夜卧不寐醒來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時喉中閣痛或胸膈痛或噯氣夜食難消或手靠物久則麻常畏寒不怕熱前有癰疽後有內痔遇勞則發初診左脉沉弱而緩右脉浮軟無力續後三五日一診心肺二脉浮虛按不應指或時脾脉

輕按閣指重按不足又時或駛或緩或浮或沉或小  
或大變動全無定準夫脉不常血氣虛也譬之虛偽  
之人朝更夕改全無定準的實之人朝斯夕斯常久  
不移以脉叅証其虛無疑虛屬氣虛為重也蓋勞則  
氣耗而肺傷肺傷則聲啞又勞則傷脾脾傷則食易  
積前疝後痔遇勞而發者皆因勞耗其氣上虛下陷  
不能升舉故也且脾喜溫畏寒而肺亦惡寒故曰形  
寒飲冷則傷肺以已傷之脾肺復傷於藥之寒涼則

聲安得不啞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謂胃中有寒丹  
田有熱也夜不寐者由子盜母氣心虛而神不安也  
痰中血絲者由脾傷不能裹血也脾痛噯氣者氣虛  
不能健運故鬱於中而噯氣或滯於上則胸痛也遂  
用參芪各四錢麥門歸身貝母各一錢遠志酸棗仁  
牡丹皮茯神各八分石菖蒲甘草各五分其他山查  
麥芽杜仲隨病出入煎服年餘而復並以寧志丸藥  
前病日漸愈矣且此病屬於燥熱故白朮尚不敢用

況他燥劑乎

一人年十五色黃悴十二月間忽嘔瘀血一二碗隨止  
當請小兒科丁氏調治肌體尚弱常覺頭暈近於三  
月間天熱行路出汗逾日又少費力頗倦日昃頓然  
昏暈不省人事手足擾亂顛倒錯亂將一時久方定  
次日亦然續後每日午時前後如期發一次近來漸  
早自辰至午連發二次漸至三四次比前稍輕發時  
自下焦熱上至胸壅塞則昏暈良久方甦始疑是瘧

或癰醫云火動又云痰症用牛黃丸以竹瀝姜汁磨服二次共四丸又與煎藥多清熱火之劑服後每日只發一次止則汗多口乾食少身熱時多涼時少予脉之皆浮虛洪數不任尋按坐起則覺略小亦不甚數脉書曰數脉所主為熱其症為虛三日後再診左脉小而滑右脉大而滑獨肺部浮軟按之似蟄蟄有聲與昨脉不同者虛之故也夫陽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或勞動過度或酒食過傷則擾動其陽變而為



邪熱矣然脾胃以陽氣為主陽變為熱血必沸騰而  
越出於上矣昏暈者由熱熏灼故神昏暈倒而類風  
也風之旋轉運動與火相類每覺下焦熱上乃脾火  
塞而即發者脾脉從足入腹至胸今下焦熱上乃脾  
火也然胸膈心肺之分為陽之位清陽居上而邪熱  
擾之則陽不得暢達而心肺之神魄不免為之而昏  
亂矣况五臟皆賴胃氣以培養胃受火邪則五臟皆  
無所稟而所藏之神亦無所依故肺之魄心之神肝

之魂脾之意腎之志安得不隨之潰亂躁擾而昏瞶耶多發於午前發者乃陽氣所主之時陽為邪擾不能用作事故每至其時而輒發也且汗多津液泄口乾津液少醫用牛黃硃砂琥珀南星半夏等而復燥之是愈益其燥故暫止而復發不能拔去其病根也因取參芪各二錢半遠志山查川芎黃芩各七分天麻茯苓麥門各一錢甘草陳皮各五分歸身八分白朮一錢半煎服十餘貼而病不復發矣

一人年逾三十神色清減初因傷寒過汗是後兩足時  
冷身惡寒食則易飢日見消瘦夢遺甚頻筋骨痛疼  
久伏床枕不出門戶醫用滋陰降火不効予視左脉  
浮虛而緩右脉浮弦而緩此陽虛也病者言易飢善  
食夢遺甚頻似屬陰虛若作陽虛而用參耆恐增病  
矣予故為之備論其病古人謂脉數而無力者陰虛  
也脉緩而無力者陽虛也今脉皆浮虛弦緩則脉為  
陽虛可知參矣以症論之病屬陰虛陰虛則發熱午

後屬陰當為午後則遍身發熱惡熱揭胸露手蒸蒸  
熱悶而煩躁也今患並無是症何得認作陰虛夫陽  
虛則惡寒雖天暖日和猶恐出門怕寒惡風今患兩  
足時冷身多畏寒皆陽虛之驗矣又被汗多亡陽非  
陽虛而何今曰食則易飢非陰虛火動也蓋脾胃以  
氣為主氣屬陽脾胃之陽已虛又被苦寒屬陰之藥  
以瀉其陽則陽愈虛而內空竭須假穀氣以扶助之  
故易飢而欲食食亦不生肌肉也經曰飲食自倍腸

胃乃傷又曰飲食不為肌膚其此之謂歟夢遺亦非  
特陰虛經曰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今陽既虛  
則陽之精氣不能養神而心藏神神失所養則飄蕩  
飛揚而多夢矣陽之柔氣不能養筋而肝主筋以藏  
魂筋失所養則遍身筋骨為之疼痛魂亦不藏故夢  
寐欠安何得而不遺乎經曰氣固形實陽虛則不能  
固而精門失守此遺之所以頻而不禁也經曰腎者  
胃之門也今若助陽以使其固養胃以守其關不患

遺之不止矣遂用參耆各二錢白朮一錢甘草五分  
枳實香附山查韭子各五分煎服半年隨時令寒暄  
升降而易其佐使調理而安

一人年近六十面色蒼白病左耳聾三十年矣近年來  
或頭左邊及耳皆腫潰膿膿從耳出甚多時或又腫  
復膿今則右耳亦聾屢服祛風去熱逐痰之藥不效  
予診左手心脉浮小而駛肝腎沉小而駛右脉皆虛  
散而數此恐乘輿遠來脉未定耳來早脉皆稍歛不

及五至非比日前之甚數也夫頭之左邊及耳前後皆屬於少陽也經曰少陽多氣少血今用風藥痰藥類皆燥劑少血之經又以燥劑燥之則血愈虛少矣血少則溢滯溢滯則壅腫且血逢冷則凝今復以寒劑凝之愈助其壅腫久則鬱而為熱腐肉成膿從耳中出矣漸至右耳亦聾者脉絡相貫血氣相依未有血病而氣不病也是以始則左病而終至於右亦病矣况病久氣血已虛且人年六十血氣日固而又出

外勞傷氣血又多服燥劑以損其氣血膿又大泄已  
竭其氣血則虛而又虛可知矣以理論之當以滋養  
氣血氣血健旺則運行有常而病自去矣否則不惟  
病且不除而腦癰耳疽抑亦有不兌矣人參二錢黃  
芪三錢歸身白朮生薑各一錢鼠粘子連翹柴胡陳  
皮各六分川芎片苓白芍各七分甘草五分煎服數  
十貼而安

一孺人年近五十病腹痛初從右手指冷起漸上至頭



則頭如冷水澆灌而腹痛大作痛則遍身大熱熱退則痛亦止或過食或不食皆痛每常或一年一發近來二三日一發遠不過六七日醫用四物加柴胡香附不應更醫用四君木香檳榔亦不効又醫用二陳加紫蘇豆蔻又用七氣湯等劑皆不効予胗脉皆微弱似有似無或一二至一止或三五至一止乃陽氣大虛也以獨參五錢陳皮七分煎服十餘貼而愈夫四肢者諸陽之末頭者諸陽之會經曰陽虛則惡寒

又曰一勝則一負陽虛陰往乘之則發寒陰虛陽往乘之則發熱今指稍逆冷上至於頭則陽負陰勝可知矣陽負則能健運而痛大作痛作而復熱者物極則反也及其陰陽氣衰兩不相爭則熱歇而痛亦息矣況脾胃多氣多血經也氣能生血氣不足則血亦不足仲景曰血虛氣弱以人參補之故用獨參湯服而數年之痛遂愈矣

一人年踰三十神色怯弱嘉靖八年客外七月患熱淋

諸藥不效至十一月行房方愈九年正月復作亦行房而愈至三月傷寒咳嗽有痰無事煩惱延至十月少愈後復作服芎散而愈但身熱不解因服小便腹內膨脹小腹作痛後又因晚卧左脇有氣觸上痛不能睡飲食減半四肢無力食則腹脹痛或瀉兼胸膈飽悶口舌乾燥夜卧盜汗從腰已下常冷久坐腰痛脚軟手心常熱診其左手心脉浮數而滑腎肝二脉沉弱頗緩右手肺脉浮虛而駛脾脉偏弦而駛命

門散弱而駛第二日再診心肝二脉細軟稍不見駛  
矣腎脉過於弱肺脉浮軟亦不見駛脾脉頗軟命門  
過浮畧堅余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出焉淋者由  
氣餒不能運化故津液鬱結為熱而然也房後而愈  
者則鬱結流利而熱解矣三月天日和煦何得傷寒  
多由肺氣不足莫能護衛皮毛故為風邪所襲鬱熱  
而動其肺以致痰嗽也得芦吸散而愈者以辛溫豁  
散其痰與熱也嗽止身熱不退者因嗽久肺虛肺虛

則脾弱脾肺之氣不能榮養皮肉故熱作也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又曰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服小便之寒涼寧不愈傷其脾肺耶是以腹脹作痛脇氣觸上或瀉或汗種種諸病皆由損其脾肺也而脉時或變易不常者亦由氣血兩虛虛而為盈難乎有常矣遂用參芪各二錢茯苓白朮各一錢歸身牛膝各七分厚朴陳皮木香甘草各五分薄桂三分煎服二十餘貼諸症悉退後因解頭勞倦諸症復作來就余治脉

與前頗同但不數不駛而已仍用參芪各三錢麥門  
歸身厚朴枳實甘草黃芩等劑而愈

書曰五志過為病非藥可治須以情勝古今方書多略  
而不言遇有此疾無例可推因搜採前賢治例著之  
於後以示將來者焉如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併於  
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  
喜則氣併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亦自病悲傷  
肺肺屬金悲則氣併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

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併於腎而心火受邪  
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併於脾而  
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  
血則陽受邪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傷氣氣屬陽熱  
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數者更相  
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若楚之言感之喜可以  
治悲以譴浪褻狎之言戲之恐可以治喜以逼遽死  
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汙辱欺罔之言觸之思

可以治恐以慮彼忘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譎怪詐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法也熱可以治寒寒可以治熱逸可以治勞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夫驚以其忽然而過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惟勞則氣耗恐則氣奪者為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

一人因喜成病莊醫切脉為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



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家人曰處世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引素問懼勝喜可謂得玄關者也

一婦因產舌出不收醫以硃砂傅其舌仍命作產子狀令以兩女子掖之乃於壁外潛累盆碗危處墮地以作聲聲聞而舌收矣夫舌乃心之苗此必產難而驚心火不寧故舌因用力而出也今以硃砂以鎮其心火又使倏聞異聲以恐下經曰恐則氣下故以恐勝之也

昔貴人有疾天方不雨更醫十數罔效最後一醫至脉  
已則以指計甲子曰基夕天必雨竟出貴人疑曰豈  
謂吾疾不可為耶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  
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  
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言雨今得雨而瘳  
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  
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耳何待  
藥而愈耶

一女婚後夫經商二年不歸因不食困卧如痴無他病多向床裡坐此思則氣結也藥難治獨得喜可解不然令其怒因掌其面詬以外情果大怒而大哭三時許令解之與藥一貼即求食矣予曰病雖愈得喜方已乃詒以夫回既而果然病不舉

一人縣差拿犯人以鐵索項所犯至縣行至中途犯則投河而死犯家告所差人索騙威逼至死所差脫罪未免費財憂憤成病如醉如痴謬言妄語無復知識予診之曰此以

費財而憂必得喜而病可愈也藥豈能治哉令其鎔錫作銀數錠置於其側病者見之果喜握視不置後病遂愈此謂以喜勝憂也

一女與母相愛既嫁母喪女因思母成疾精神短少怠倦嗜卧胸膈煩悶日常懨懨諸藥不應予視之曰此病因思非藥可愈彼俗酷信女巫巫托神降言禍福謂之卜童因令其夫賄囑之托母降言女與我前世有冤汝故托生於我以害我也是以汝之生命尅母我死因汝今在陰司欲報

汝讐汝病淹淹實我所為我生則與之母子死則與之寇  
仇夫回譖其婦曰汝病如此我他往可請童婆卜之何如  
婦應曰諾遂請卜一如夫所言女聞大怒詬曰我因母病  
母反我害我何思之有耶遂不思病果愈此以怒勝思也  
一官素謹言一日會賓筵中有蘿蔔頗大客羨之主曰尚有  
大如人者客皆笑以為無主則悔恨自咎曰人不見如是  
大者而吾以是語之宜其以吾言為妄為笑也因而致疾  
藥不應其子讀書達事思父素不輕言因而愧赧成疾必

須實所言庶可解官所抵家往返十餘日遂遣人抵家取  
蘿蔔如人大者至官所復會舊賓請父強疾而陪酒酣令  
車載置席前客皆驚訝其父大喜而疾愈

重大之病一日三脉多變難治沉痾日日脉不移亦難治  
伏經脉最難求如積熱之久脉反沉細而外症又寒苟非無  
以望聞問切何可得也世俗諱疾試醫醫復諱情妄臆而  
豪貴婦女往往不得望聞豈不大錯

論病必分兼經專經錯經伏經知有賓主而後分標本以處

方 兼經併發如兩感 專經獨發如太陽表症 錯經  
亂發如百合狐惑病 伏經反發如熱極似水

君臣佐使外可用一標使如劑中合從辛以達金則取引經  
一味辛者倍加之故其效速

一土人形肥色白因名醫雜著謂人皆陰不足服補陰丸至  
數十年乃病虛胖短氣予反之用辛熱劑決去滯餘而燥  
其重陰乃得平和無恙此則未達方書而往自誤不可不  
戒也

前數條出醫通予嘗熟諳以其暗與已合故錄之不忘詩  
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之謂也

一婦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殯八天復因驚過甚遂昏昏不省  
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白帶如注如此四十餘  
日或時少省至欲自縊自悲不堪或投涼劑解其上則下  
部疾愈甚或投熱劑或以湯藥薰蒸其下則昏暈欲絕脉  
之始知為亡陽症也急以鹽煮大附子九錢為君制以薄  
荷防風佐以姜桂芎歸之屬水煎入井水冷與之未盡劑



鼾睡通宵覺則能識人衆訝曰何術也醫曰方書有之假對假真對真爾上乃假熱故以假冷之藥從之下乃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上下和而瘡解矣續後再服調元氣藥乃生二子續後又病瘡一年亦主以養元氣待飲食大進然後却以毒藥吐下塊物甚多投附子湯三錢而愈此條亦出醫通以其治病有法用藥有權可謂知通變者也故錄之以為法

一人四十餘色黃白季春感冒發汗過多遂患左腳腿

散厥陰之分微腫而痛不能轉動醫作陰毒治以艾  
灸予曰陰毒雖無肉變高焮之勢纏綿月餘內必  
有瘀膿令用毫針深探之惟黃水數點而已後又更  
醫以鋒針於灸瘡內深入寸許則血大出認為陰毒  
似有可疑吾以屬於筋痛經曰謂筋痿者耶痿雖軟  
易其亦有痛者且其痛時遍身筋皆腫脹而右腳內  
蘄筋亦急痛不能屈伸以此驗之筋痛可知矣經曰  
厥陰少血之經筋之所主過汗則亡血而筋失所養

故急痛也腿骭腫者蓋人身之血猶江河之水洪泛則流沙走石彼細流淺瀨則此阻彼礙而壅腫矣經曰怯者着而成病是也兼之脾胃太虛嘔逆噯氣飲食少進經曰胃者水穀之海脾主與胃與胃行其津液以養皮肉筋脉今胃不受而脾不運筋脉愈失所養矣又曾加以灸砭焦骨傷筋復耗其血丹溪曰血屬陰難成易虧者也茲則針灸妄施則血虛耗矣欲其疾愈豈可得哉且經曰筋枯者舉動則痛是無血

以養俱難治也所幸者精神尚好大便固秘夜卧安  
靜於此健其脾胃使飲食進則血自生筋自舒腫退  
痛除庶或可愈其脉初皆細軟而緩按之無力予以  
獨參湯一兩一劑與之其効甚速予適他往更醫復  
灸又用參芪歸朮加涼劑胃氣遂不能回矣再診脉  
變為滑數脉書言瘡科滑脉未潰宜內消已潰宜補  
益又曰數脉所主為熱其症為虛是脉與症皆屬於  
虛亦須大補托而出之治亦同法豈得歧而兩途病

居疑似故詳辨之吾常見一婦產後遍身筋痛遂致不救是以亡血故也

一兒年十一色白神怯七月間發熱連日父令就學內外俱勞循至熱熾頭痛正合補中益氣湯症失此不治以致吐瀉食少其父知醫乃進理中湯吐瀉少止漸次眼合咽啞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飲有礙手常搥住陰囊為灸百會尾骶不應其父質於予予曰兒本氣怯又當暑月過勞經曰勞則氣耗又曰勞倦傷

脾即此觀之傷脾之病也身熱者經曰陽氣者煩勞則張蓋謂氣本陽和或勞煩則陽和之氣變為邪熱矣頭痛者經曰諸陽皆會於頭今陽氣亢極則邪熱熏蒸於頭而作痛也吐瀉者脾胃之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也目閉者蓋諸脉皆屬於目而眼眶又脾所主脾傷不能營養諸脉故眼閉而不開也咽啞者蓋脾之絡連舌本散舌下脾傷則絡失養不能言也經曰脾胃者水穀之海五藏皆稟氣於脾脾虛則五藏皆

失所養故肺之咽嗑為之不利而食難咽故心之神  
明為之昏瞶而不知人常欲手搵陰囊者蓋無病之  
人陰升陽降一有所傷則升者降降者升經曰陰陽  
反作是也是以陰升者降從其類而入厥陰之囊因  
陰多陽少故手欲搵之也此皆脾胃之病經謂土極  
似木亢則害承乃制也症似風木乃虛象耳不治脾  
胃之土而治肝木之風欲兒不死難矣且用參朮  
各三錢熟附一錢煎用匙灌半酒杯候看如何服後

病無進退連服二三日神稍清目稍開如有生意食  
仍難咽予為診之脉皆浮緩不及四至予曰藥病相  
宜再可減去附子服之漸漸稍甦初醫作風熱於治  
而用荊防芩連蠶歌之類或作驚痰而用牛黃硃砂  
輕粉等藥此皆損胃之劑豈可投諸兒今得生幸耳  
實賴其父之知醫也或曰經云無伐天和其症又無  
四肢厥冷時當苦暑而用附子何也予曰參芪非附  
子無速効而經亦曰假者反之正如冬月而用承氣



之類此亦稽時從症之意也

一婦年三十質脆弱產後咳嗽痰臭或作肺癰治愈劇  
延及兩腳漸腫至膝大便溏小腹脹痛午後發熱面  
紅氣促不能向右卧予診脉虛小而數予曰凡咳嗽  
左右向不得眠者上氣促下瀉泄者發熱不為瀉減  
者此皆病之反也按此皆原於脾經曰脾主諸臭入  
肺腥臭入心焦臭入肝腐臭自入為穢臭蓋脾不能  
運行其濕濕鬱為熱釀成痰而臭矣經曰左右者陰

陽之道路也脾虛則肺金失養氣劣行遲壅遏道路故咳嗽氣促不能右卧也脾虛必奪母氣以自養故心虛發熱而見於午也脾主濕濕勝則內滲於腸胃為溏泄外滲於皮膚為浮腫令用參朮甘草補脾為君白朮茯苓滲濕為臣麥門冬以保肺氣酸棗仁以安心神為佐陳皮前胡以消痰下氣為使用東壁土以受陽光最多用之以為引用蓋土能解諸臭用以補土亦易為力矣此竊取錢氏黃土湯之義也服一

帖前症畧減病者甚喜予曰未也數帖後無反復方  
是佳兆否則所謂過時失治後發寒熱真陽脫矣泄  
而脚重脾氣絕矣何能收救予姪文煥妻亦患此醫  
作肺癰治而用百合煎湯煮粥食之反劇予診其脉  
細弱而緩治以參芪甘溫等劑不二三貼而愈此由  
治之早也

一人年逾四十形肥色蒼因勞後入房感風夜半瘧作  
自汗寒少熱多一日一作醫用清脾小柴胡四獸等

劑不効漸至二日或三日一發予診左脉浮洪虛豁而數右脉虛小散數頭眩耳鳴四肢懶倦手足麻木便溏左脇瘧母時或夢遺發則嘔吐多痰或辰或午發至酉戌乃退每至三十日連發二次予時發至離明其發微辰時發至酉戌其發如常予用參芪歸朮麥門知母厚朴陳皮大劑與之初服一劑痞塊反高小腹脹痛予曰藥若不瞑眩厥疾弗瘳再當服之數貼後脉皆稍靜不數病者曰脉平而病不減何也予

曰瘧邪已深非數劑之藥旦夕之功所能愈當久服  
待春分陽氣發揚方得全愈苟惑人言而止藥不惟  
瘧不能止或癆或鼓難免後憂夫瘧因感風暑寒水  
而作也經曰皮膚之外腸胃之內氣血之所舍也氣  
屬陽風暑陽邪而中於氣血屬陰寒水陰邪而中於  
血先中陽邪後中陰邪則先寒後熱先中陰邪後中  
陽邪則先熱後寒陽邪多則熱多渴而有汗陰邪多  
則寒多而熱少氣血受邪而居於其舍悍衛之氣運

行不息不受邪也日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每一刻則周身一度行與邪遇則邪壅遏其道路故與相搏而瘡作也搏則一勝一負負則不與之搏而悍衛無碍故瘡止矣夫邪之盛衰因氣血之盛衰氣血盛邪亦盛氣血衰邪亦衰久則氣血衰或靜養二三日氣血復盛而邪亦盛悍衛行與之遇又復相抗而瘡作此瘡每三十日速發二次者蓋二十八九三十日晦日也陰極陽生之時夜半微陽始生而力

尚弱故瘧發亦輕辰則陽旺矣故瘧亦重此瘧所感  
陽邪居多故隨陽氣盛衰而為之輕重其三日一發  
者非入於藏也由氣血盛衰而然非若傷寒之傳經  
也或曰邪既因氣血而盛衰今補其氣血未免邪亦  
盛矣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血未補終未至於  
強健強健邪無容留矣經曰邪正不兩立是也

夫瘧三日一發丹溪以發日之辰分屬三陰而藥  
無三陰之別總用撫芎當歸紅花蒼朮黃柏等藥

掣起陽分瘡入陰分由陽虛陷入也須宜陽分助  
氣之藥加血藥引入陰分方可掣起專用血藥祇  
恐邪愈內陷何以能掣起哉

一人年十九面白質弱因作文過勞夢遺遂吐血碗許  
自是微欬倦弱後身忽大熱出疹疹愈陰囊痒甚搓  
擦水流敷以壁土囊腫大如盞許遂去土以五倍塗  
少密灸為末敷之遂愈因感風寒其嗽尤甚繼以左  
右脇痛予診脉虛而數見其畏風寒嘔惡倦動糞溏



氣促予曰此金極似火也夫心屬火而藏神腎屬水而藏志二經俱屬少陰而上下相通今勞思則神不寧而夢志不寧而遺遺則水不升而心火獨亢也肝屬木而藏血其象震震為雷心火既亢則類相應引動龍雷之火載血而越出乎上竅矣肝脉環達陰器亦因火擾而痛痒腫脹也火勝金故肺金虛而乾欬皮毛為之合亦為火鬱而發疹大腸為之府故亦傳導失宜而糞溏然金虛不能平木故木火愈旺而凌

脾脾虛則嘔惡而食減經曰壯火食氣脾肺之氣為壯火所食故倦於動作而易感風寒也經言兩脇者陰陽往來之道路也為火阻礙則氣不利而痛矣然火有虛有實有似火而實非火故經言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治火之大法也前病之火皆虛非水濕之可折服惟甘溫之劑可以怯除譬之龍雷之火日出則自潛伏矣若用苦寒降火正如雨驟雷烈而火愈熾盛矣世醫治火不惟不求之

有無虛實專泥明醫雜著欬嗽吐紅皆屬陰虛悞服  
參芪不救之語槩用滋陰等劑況此服滋陰藥已百  
餘貼而病反劇豈可仍以陰虛治之耶且經言形寒  
飲冷則傷肺又謂脾胃喜溫而惡寒今用甘溫健其  
脾則肺金不虛而咳嗽氣促自愈肝木有制而脇痛  
吐血自除虛妄之火亦自熄矣遂用參芪各四錢神  
曲山查各七分白朮貝母麥門冬各一錢甘草五分  
炒乾姜四分煎服十餘貼脉數減嗽少除精神稍健

但後又適新婚不免耗損真陰將何以制其虛妄之火耶蓋咳屬肺金數脉屬火欬而脉數火尅金也冬月水旺而見數脉亦違時也大凡病見數脉多難治療病久脉數尤非所宜此予所以深為之慮也

一婦年三十餘性躁多能素不孕育每啜粥畏飯時或心痛春正忽大作或作氣而用香燥或作痰而用二陳或作火而用寒涼因糞結進潤腸丸遂瀉不禁小便不得獨利又發寒熱熱則欬痰不止寒則戰慄鼓

頷肌肉瘦削皮膚枯燥月水不通食少惡心或煩躁  
而渴或昏昏嗜卧或小腹脹痛諸治罔効醫皆視為  
死症請請予往治之右脉浮大弦數左脉稍歛而數  
熱來左右脉皆大而數寒來脉皆沉微似有似無經  
言脉浮為虛脉大必病進丹溪謂脉大如葱管者大  
虛也經又謂弦脉屬木見於右手肝木尅脾土也又  
以數脉所主為熱其症為虛右脉稍歛者血分病輕  
也今患素畏飯者是胃氣本弱矣心痛即胃脘痛由

脾虛不運故胃脘之陽不降鬱滯而作痛也瀉泄不  
禁小便不得獨行者蓋陽主固且經言膀胱者津液  
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陽虛不固於內故頻泄也膀  
胱氣虛不化故小便不得獨行也又寒熱互發者蓋  
氣少不能運行而滯於血分故發熱血少不得流利  
而滯於氣分故發寒仲景曰陽入於陰則熱陰入於  
陽則寒是也寒則戰慄鼓頷者陰邪入於陽明也熱  
則咳痰不已陽邪入於陽明也此則陰陽兩虛故相

交併而然也肌肉瘦削者蓋脾主身之肌肉脾虛食少故瘦削也皮膚枯躁者經曰脾主於胃行其津液脾虛不能運行津液灌溉於肌表故枯躁也月水不通者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少精女子不月二陽手足陽明腸與胃也陽明虛則心脾皆失所養而血不生故不月也食少惡心躁渴嗜卧皆脾胃所生之症也小腹脹痛者乃陽虛下陷使然也經曰陽病極而下是也乃用人參五錢黃芪四錢白朮三錢為

君升麻八分茯苓一錢猪苓澤瀉各七分為臣蒼朮  
五分香附七分為佐歸身七分麥門冬一錢為使煎  
服三貼不効一醫曰此病不先驅邪一主於補所謂  
閉門留賊一曰此屬陰虛火動今不滋陰降火而徒  
補氣將見氣愈盛火愈熾矣風鑑相其夫曰奸門青  
白必主傷妻日者推其命曰運限俱倒其死必矣其  
夫顰眉告予曰每日扶之似身漸重皮枯異躁恐不  
濟矣予思仲景有曰泄利不止五藏之陽虛於內寒



熱互發六府之陽虛於外是則內外兩虛在法不治  
所恃者年尚壯能受補而矣但病家寧可於死中求  
活豈可坐以待斃且補藥無速効今服藥不滿四五  
劑即責以効豈王道之醫乎因令勉服前藥六七貼  
寒已除但熱不減汗出不止足冷壺盛熱水蒸其足  
汗亦過於委中矣續後前症漸減始有生意追思醫  
謂不先去邪者因其寒熱往來也然去邪不過汗吐  
下三法今病自汗吐痰泄利三者俱矣再有何法而

可施乎且病有實邪有虛邪虛可補而實可瀉今病屬虛而以實邪治之虛虛之禍咎將誰歸一謂當滋陰降火因其月事不通病發於夜也且服降火藥遂小腹脹而大便泄是不宜於此矣殊不知滋陰降火皆甘寒苦瀉之劑今病食少泄利明是脾虛且脾胃喜溫而惡寒今泥於是寧不愈傷其胃而益其泄乎吁危哉故不敢不辨

石山醫案卷下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石山醫案附錄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步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

石山醫案附錄

明 陳桷 撰

辨明醫雜著忌用參著論

按汝言王公撰次明醫雜著其中有曰若酒色過度傷損肺腎真陰欬嗽吐痰衄血咳血咯血等症此皆陰虛而陽火旺也宜甘苦寒之藥生血降火若過服參著等甘溫之藥則死不可治蓋甘溫助氣氣屬陽陽旺則

陰愈消故也又云欬嗽見血多是肺受熱邪氣得熱而變為火火盛而陰血不寧從火上升治宜滋陰瀉火忌用人參等補氣之藥又撰次本草集要云人參入手太陰而能補火故肺受火邪欬嗽及陰虛火動勞嗽吐血者忌用之誤用多致不救予嘗考其所序因皆本之丹溪然丹溪予無間然矣而王氏未免有可議者丹溪曰治病必分血氣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血病補氣則氣愈虛散矣此所以來王氏陽旺則陰愈消之說

也丹溪又曰補氣用人參然蒼黑人多服之恐反助火邪而燠真陰此所以又來王氏欬嗽見血多是火盛陰虛忌用人參補氣之論而集要復有人參補火肺受火邪勞嗽吐血等症忌用人參之戒也夫王氏之言雖出丹溪但過于矯揉而又失之於偏也不曰誤服參著多致不救則曰多服參著死不可治言之不足又復申之惟恐人以欬嗽失血為氣虛不作陰虛主治也篇末雖曰亦有氣虛欬血之言又恐人因此言復以欬嗽失血

為氣虛故即繼之曰但此症不多爾是以愈來後人之  
惑使凡遇欬血雖屬氣虛終以前言為主而參耆竟莫  
敢用也殊不知丹溪立法立言活潑潑地何嘗滯于一  
隅于此固曰血病忌用參耆于他章則又曰虛火可補  
參朮生甘草之類又曰火急甚者煎瀉煎緩參朮亦可  
是丹溪治火亦未嘗廢人參而不用王氏何獨但知人  
參補火而不知人參能瀉火邪丹溪又曰陰虛喘嗽或  
吐紅者四物加人參黃柏知母五味麥門冬又曰好色

之人元氣虛欬嗽不愈瓊玉膏肺虛甚者人參膏凡此  
皆酒色過傷肺腎欬嗽吐血症也丹溪亦每用人參治  
之而無疑王氏何獨畏人參如虎邪叮嚀告戒筆不絕  
書宜乎後人印定耳目確守不移一遇欬嗽血症不問  
人之勇怯症之所兼動以王氏藉口更執其書以證致  
使良工為之掣肘病雖宜用亦不敢用惟求免夫病家  
之怨尤耳病者亦甘心忍受苦寒之藥縱至上吐下瀉  
去死不遠亦莫知其為藥所害興言及此良可悲哉茲



取丹溪嘗治驗者以證之一人欬嗽惡寒胸痞口乾心微痛脉浮緊而數左大於右蓋表盛裏虛聞其素嗜酒肉有積後因行房涉寒冒雨忍饑繼以飽食先以人參四錢麻黃連根節錢半與二三貼嗽止寒除改用厚朴青陳皮瓜蒌半夏為丸參湯送下二十服而痞除夫既欬嗽嗜酒不可謂肺無火也復因行房感冒不可謂陰不虛也初服人參四錢再用參湯送藥不可謂不多服也何如不死又一人患乾欬嗽聲啞用人參橘紅

各錢半

半夏麴

錢一

白朮

錢二

知母瓜蒌桔梗地骨皮

各五分

夏加黃

苓

分五

入姜煎仍與四物加炒藥童便竹瀝姜汁二藥晝

夜相間服兩月聲出而愈夫患乾欬嗽聲啞不可謂肺  
無火邪也不可謂陰不受傷也服人參兩月不可謂不  
多也又何如不死又一壯年因勞倦不得睡欬痰如膿  
聲不出時春寒醫與小青龍湯喉中有血絲腥氣逆上  
漸有血線自口右邊出晝夜十餘次脉弦大散弱左大  
為甚此勞倦感寒強以辛甘燥熱之劑動其血不治恐

成肺痿遂以參耆歸朮芍藥陳皮生甘草帶節麻黃煎入藕汁服二日嗽止去麻黃與四日血除但脉散未收食少倦甚前藥除藕汁加黃芩砂仁半夏半月而愈夫嗽痰如膿聲不出者不可謂肺不熱也又以甘辛燥熱動其血不可謂血不病也服參耆亦不可謂不多也又復何如而不死凡此諸病以王氏言之未免皆作酒色傷陰而用滋陰瀉火之藥然而丹溪率以參耆等劑治之而愈並不見其助火增病者蓋病有所當用不得不

用也雖勞嗽吐紅亦有所不避也且古今治勞莫過于  
葛可久其保真湯獨參湯何嘗廢人參而不用但詳其  
所挾之症何如耳豈可謂其甘溫助火一切棄而不用  
哉肺受火邪忌用人參其原又出於海藏本草液之所  
云而丹溪實繹其義不意流弊至于如此又嘗因是而  
推廣之丹溪曰蒼黑之人多服參著恐助火邪而燥真  
陰肥白之人多服最好此固然矣考其嘗治一人形瘦  
色黑紫多酒不困年半百有別館一日大惡寒發戰言

渴不飲脉大而弱右關稍實畧數重則瀉以王氏觀之以形色論之正合滋陰瀉火之法而丹溪謂此酒熱內鬱不得外泄由表熱而虛也用黃耆二兩乾葛一兩煎飲之

大汗而愈既不以蒼黑忌用參耆為拘亦不以酒色傷陰忌服參耆為禁是知丹溪立言以示人者法之常施治而不以法為拘者善應變也王氏但知其立法之常而未察其治不以法為拘之變故於參耆等劑每每畏首畏尾若不敢投蓋亦未之考也雜著所制諸方雖未

當盡廢參著察其用處必須脉之細微而遲者方始用也然而東垣丹溪之用參著亦不專在于此東垣曰血

虛脉大症象白虎誤服白虎湯者必死乃用黃耆

六錢當

歸

一錢

名曰當歸補血湯以治之是血虛脉大東垣亦嘗

用黃耆矣丹溪曰一人滯下一夕昏仆目上視溲注汗

泄脉大無倫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昏後酒色急灸

氣海服人參數斤而愈是陰虛脉大丹溪亦嘗用人參

矣豈必脉之細微遲者而後用哉考之本草仲景治亡

血脉虛以人參補之取其陰生于陽甘能生血故血虛  
氣弱仲景以人參補之是知人參不惟補氣亦能補血  
況藥之為用又無定體以補血佐之則補血以補氣佐  
之則補氣是以黃耆雖專補氣以當歸引之亦從而補  
血矣故東垣用黃耆六錢只以當歸一錢佐之即名曰  
補血湯可見黃耆功力雖大分兩雖多為當歸所引不  
得不從之補血矣矧人參功兼補血者邪人參性味不  
過甘溫非辛熱比也稍以寒涼佐之必不至助火如此

之甚雖曰積溫成熱若中病即已亦無是也夫芎歸味辛甘溫世或用治勞熱血虛之病並無所疑然辛主耗散本非血虛所宜彼人參雖甘溫而味不辛比之芎歸孰輕而孰重哉抑勞嗽吐血陰虛之病亦有始終不用人參莫克全其生者何也或肉食不節則古人所謂厚味屠熱也或房勞不遠則古人所謂縱欲傷生也二者不謹而獨致畏於人參是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何其謬邪噫醫之用藥固所當審不可輕視人之



生死如欬嗽失血等症若果脾強胃健飲食無阻則當從王氏所論與之滋陰瀉火固無不可設或上兼嘔逆中妨飲食下生泄洩汗自泄而洗洗惡寒四肢倦而兀兀多睡則又當從陰虛陽虛權其輕重而兼治之可也苟不如此而專主乎王氏未免陷于一偏而有無窮之患矣故予不得不極論之莫辭乎僭踰之罪焉

正德庚辰二月朔旦新安祁門省之撰

病用參芪論

門人和溪程鑄廷彝撰

夫氣屬陽血屬陰陽衛于外陰守于中陽動陰靜動多則發泄而外虛靜多則神藏而內固外虛者邪易入內固者疾難攻故曰邪氣乘虛而入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人之安危皆由陽氣之虛實也經曰陽精所降其人天陰精所奉其人壽蓋陽主發泄故皮膚踈豁而陽氣不藏所以多天陰主收斂故湊理閉密而陽不妄泄所以多壽是人之壽夭亦由陽氣之存亡也經曰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又曰冬不按蹻無擾乎陽是聖人未

常不保養其陽矣故仲景之傷寒東垣之脾胃皆以陽氣為主而參芪為所必用之藥也故曰參芪補陽經言陽常有餘而補之寧不犯實實之戒乎予曰慄悍之衛其氣不虛無待于補丹溪曰此氣若虛則一旦暴絕而死矣茲所補者乃榮中之衛其氣曷常不虛經曰勞則氣耗悲則氣消又曰熱傷氣精食氣又曰壯火食氣非藉于補安能營運于外而為血所使哉參芪之補補此營中之氣也補營之氣即補營也營者陰血也丹溪曰

人身之虛皆陰虛者此也或曰慄悍之衛不受邪也仲景何謂寒傷營風傷衛乎余曰此亦指營中之衛也邪之所傷藥之所治皆此營衛耳或曰經言水之精氣為營營行脉中不能行於脉外無分晝夜周流不休定息數應漏刻屬於陰也食之濁氣為衛衛行脉外不能入於脉中晝但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二十五度不與營同道不與息數應屬於陽也內經所論營衛如此未聞營中有衛也予曰內經所論以陰陽對待言特舉其

大者耳細而分之營中亦自有衛也易曰陽奇陰偶故  
悍衛為陽而奇營血屬陰則兩也或曰營中之衛亦分  
晝夜內外乎余曰無分晝夜而內外相通營行脉中而  
亦行于脉外凡皮膚有傷不待內及于經即便血出可  
見亦行於脉外矣衛行脉外亦行於脉中蓋血屬陰而  
主靜苟非氣貫其中安能周流而灌溉可見亦行於脉  
中矣或曰營中有衛有所本乎予曰本靈樞也靈樞曰  
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

氣之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行脉中衛行脉外衛行脉外營周不休又曰其浮氣循于經者為衛氣其精氣行于經者為營氣又曰營衛者精氣也又曰營氣衛氣皆津液之所成是靈樞所言皆營衛同一氣營衛一氣則營中有衛可知矣故曰營與衛異名而同類是也內經分而言之則營衛不同道靈樞合而言之則營衛同一氣也或曰經言某經氣多血少某經氣少血多亦此營衛耶余曰此指各經稟受氣血多少而言非此流行之

營衛也營衛流行安得行至某經而血加多行至某經而血加少耶然營氣衛氣皆藉水穀而生故人絕水穀者死經曰脾胃者水穀之海但脾胃受傷不一經曰飲食傷脾又曰勞倦傷脾又曰憂思傷脾與夫房勞大怒大驚莫不皆傷脾與胃也是以諸病亦多生于脾胃此東垣所以拳拳於脾胃也脾胃有傷非藉甘溫之劑烏能補哉經曰脾胃喜溫而惡寒參芪味甘性溫宜其為補脾胃之聖藥也脾胃無傷則水穀可入而營衛有所

資元氣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故諸病兼有嘔吐泄瀉痞滿食少怠倦嗜卧口淡無味自汗體重精神不足懶于言語惡風惡寒等症皆脾胃有傷之所生也須以參芪為主其他諸症可隨証加入佐使以兼治之但佐使分兩不可過多于主藥耳或者病宜參芪有用之而反害者非參芪之過乃用者之過也如病宜一兩祇用一錢而佐使分兩又過于參芪則參芪奪於羣衆之勢弗得以專其功矣以此而歸咎于參芪寧不惑哉



或者病危有用參芪無益者經曰神不使也夫藥氣賴神氣而為助病壞神離雖參芪亦無如之何矣又謂參芪性溫祇恐積溫成熱又謂參芪補氣尤恐氣旺血衰殊不知有是病用是藥有病則病氣當之何至於積溫成熱氣旺血衰乎且參芪性雖溫而用苓連以監之則溫亦從而輕減矣功雖補氣而用枳朴以制之則補性亦從而降殺矣慮其滯悶也佐之以辛散慮其助氣也輔之以消導則參芪亦莫能縱恣而逞其惡矣或曰吐

血血血崩明是血病今見亦用參芪寧免血愈虛耶  
東垣曰脫血益氣古聖人之法也仲景曰陽旺則生陰  
靈樞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煎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  
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是能生血  
可知矣且造化之理氣惟陽能生陰而陰不能生陽故  
血虛也仲景以人參補之血崩也東垣以參芪固之今  
之得醫道正傳者其治血病或用參芪蓋本於此夫豈  
率意而妄用哉予幸受業於石山汪先生見其所治之

病多用參芪蓋以其病已嘗遍試諸醫歷嘗諸藥非發散之過則降泄之多非傷于剛燥則損于柔潤胃氣之存也幾希矣而先生最後至不得不用參芪以救其胃氣實出于不得已也非性偏也其調元固本之幾節宣監佐之妙又非庸輩可以測識是以往往得收奇効全功而人獲更生者率多以此或者乃謂其不問何病而專以參芪為劑是不知先生也予嘗得之於觀感之餘而心獨識之故筆之于篇誠恐或有所遺忘也若以此

而語之人則必笑而且排謂予何愚之甚

先考府君古朴先生行狀

府君諱渭字以望別號古朴世為祁門臨清之朴墅人  
出唐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魯建之後建四傳至璿始  
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門縣也其後有諱新一者元季  
復遷今居曾祖諱乾字德高以善名於鄉國初禁嚴動  
觸法網得以善終人謂其良善所致嘗謂耆老民間利  
病多有建白衆感其德遂聞于官為立坊表于市扁曰

崇善特署其名以誌異祖諱道昱字仕政殫其財力脫  
親于難篤孝志養克亢厥宗考諱輪字世構深沉善謀  
臨事奮決佐父理家政竭力苦思弗之恤故仕政公得  
以充拓其業者多世備公力也妣方氏休寧大坑彥靜  
公女得公最晚深所鍾愛為兒童時仕政公見之輒曰  
此兒過于嬌養異日殆覆吾家及長公每以此自勵衣  
不錦綺食甘粗淡惟恐有墜以辱先人同產弟侄或欲  
以田之貴而少者易彼田之賤而多者公曰以少易多

固為有利然此筆一動其流之弊漸趨於下恐併其賤者而失之諺曰一馬換三驢三驢換九兔正此謂也吾平生未嘗有一賣字與人特以此耳固執不從同輩有經商捆載而歸者妻孥夜聚燈下或以語公耳若弗聞見人富貴未嘗羨慕遇貧下亦不辱嫚素不好飲頗喜奕棊或優游泉石或往返鄉鄰于一切世務漠如也然性朴實簡易不事邊幅人有善行則樂道之惟恐其為之不力人有不善則面詰之不為少隱蓋公素以直聞

人亦不以為怪又嘗服後縣治吏胥輩覘公坦率欺給稱貸公皆受券貸之既不詰其詐亦不責其償年六十學士篁墩公皆賦古朴行一章以贈之可謂深得公之心也凡諸技藝之流亦皆達其肯綮技之巧拙莫得而欺之皆服其有識機備員邑庠時舉行鄉飲有陰求為鄉老者機以語公公深恥之以不與為榮後同輩有以公名上者機覘知公意乃告之曰家君素性閑散一旦拘之以禮法煩之以拜跪是違其志也遂以寢其請公

年八十恩例當得冠帶表兄陳世用于公為舅甥時為  
雄縣尹奉為冠帶公壽公曰此非吾所樂也却之不受  
其不願乎外也如此世備公亦知醫至公益精其業東  
垣丹溪諸書誦讀不釋手嘗曰東垣主于升陽補氣丹  
溪主于滋陰降火東垣丹溪易地則昏然然病當升陽  
治法則從東垣病當滋陰治法則從丹溪不可以南北  
異宜而執泥也有病者求診即往應之報不報弗之計  
休寧流口李氏長于產科有李君愛妻謝氏形肥而長



面色紫淡產後病喘不能卧消穀善饑汗出如洗其家  
依法治之不驗請公診視曰此陰虛陽亢當合東垣丹  
溪兩法治之遂飲以藥旬餘而愈彼乃笑語人曰藥乃  
聽公使也我亦此藥但不聽我使耳公聞之曰醫之用  
藥如將之用兵使之以道則從使之不以道弗聽或分  
兩失多寡之宜補瀉亂君臣之等皆使之不以道也夫  
何聽之使邪衆服其言又大坑方汝高公表弟也尹德  
興日嘗染瘴瘧久不愈醫以瘧治或作或輟延及二年

請公往治公曰此虛癰也初因內食膏粱外感暑熱厚  
味為暑所鬱聚而為痰故成此病醫與瘡藥率多燥烈  
祛痰之劑今已無痰可去但病久胃虛暑邪深入無從  
而出但補其正氣充實則邪無容留矣經云邪之所湊  
其氣必虛又云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此之謂  
也遂先用補中益氣湯以復其正繼用清暑益氣湯以  
逐其邪月餘病果獲安邑東孚溪李瑕公妻姨子也忽  
以背癰告急懇公治之有謝某者已為驅熱拔毒痛腫

已熾遂告技窮公胥之曰此易易耳無用藥也遂煎醋一碗入鹽少許以紙數重漬塌腫上再以銅斗盛火熨之不數易而病如失謝某在傍熟視因相謔曰公治此病只消醋一碗耳邑庠生饒廷信面顴有核不紅不痛漸覺高起彼深惡之乃告于公公取毫針燒而刺之以藥絀其針孔今日絀藥三次七日乃止或有焮痛可取冷水沃之復語之曰再得七日核當脫去我別以膏藥傳之復過七日則平復矣一如公言同里謝君恕之機

舊親家也壯歲嘗病左脚痺痛醫作風治不愈邀公診  
視公曰人身之血猶溪河之水也細流則阻滯得冷則  
凝聚此病得于新娶之後未免血液勞損而凝礙加以  
寒月涉水益其滯安得不痺滯久不散鬱而為熱而成  
毒腫若能預加滋養庶幾毒潰可免後患遂令服四物  
湯加牛膝紅花黃柏等四五十貼其家見病不退復疑  
欲用風藥公曰補藥無速効病邪不退藥力未至也令  
守前方每貼加入參四五錢痺除而肌亦易長後覺左

脚縮短四五寸衆以為變公曰年尚壯無慮也候血氣充足則筋得所養而自伸矣後果平復如故婺源延山有余姓者病噎人皆謂其不起邀公往視以此正合丹溪胃口乾槁之論例用五膈寬中平胃散病在決死若能滋陰養血補脾開胃加之竹瀝以清痰人乳以潤燥庶或可生其家依法治之而愈歛西華墟吳處士綱年踰六十味厚形腴病背左右脾下對發兩疽于公為世契致書懇請是時澄潭吳外科者已為處治公至診視

良久乃起語其家曰病不可為矣復叩吳醫曰此病從何而起曰毒熱有虛實耶曰毒熱內攻癰腫外作無虛病也作何處治曰宣熱敗毒而已在何經絡吳遂默然公曰經云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蓋謂老年之人血少凝沮加之厚味作痰阻塞經路血行肉理豈能從順不阻于此則留于彼舊汚之血既凝新來之血復滯因仍穢積鬱而為熱是以血肉化膿而潰爛也況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安有老年無虛證耶始若補養正氣

使復健運之常或可衝蕩邪著尚有可生之理茲乃不  
分經絡不辨虛實不審時令不別冷熱槩用連翹托裏  
五香連翹等湯所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保其無  
危難矣明日遂歸病果不起公之治療不苟大率類此  
其他奇中奏捷莫能盡述此特舉其大畧者耳祖妣喪  
後二年世備公七十有二夜半卒病左體痿痺公愕然  
曰老年而得是病藥難倚仗莫若時具甘旨以保終其  
天年庶幾少遣人子之責于是左右奉養席地夜坐卧

其側者三年未嘗少懈衣被穢污不敢委之他人恐其有嫌常挈至河躬洗濯之同里謝君賓時或見之後常以此語機輒加稱歎及卒塋祭以禮墓雖限以大河去家五里不時展省至老不倦嚴寒盛暑亦不為阻手植松栢果木不數歲鬱然成林配儒人方氏亦休寧大坑邦用公女性迂遲整潔勤於女工尤善守舊迨公遣嫁二女率多藉其舊時資裝閨閭之中器物各有定處截然不亂几案時加整拭絕無塵垢衣服簪珥雖不華麗



常潔如新然公之業有所增益者孺人與有力焉一門  
妯娌多其族之姊妹或伯叔他出或攜兒女往萃其室  
相與話舊每至夜分常令二婢守夜以俟其歸時婢皆  
及笄公每就牀鼾寢旁若無婢其遠女色如此人謂其  
壽多病少或由于此族衆創立宗祠公始聞之喜動顏  
色祠去所居之南二里許公年八十日常杖屨以臨惟  
恐事之不成也正德乙亥冬十有二月念二日子機歸  
自歛見公暴日堂廡進而揖曰安否何如公曰近病氣

喘望汝甚急汝歸吾無憾矣扶歸寢室尚覺如常越二日忽語機曰不出三日吾與汝訣別矣機駭問曰何為遽出此言公曰病喘而氣口脉陷理無可生機急以生脉湯進公却之曰壽比吾父已多八年世無不散筵席何以藥為再明日機又問飲粥否公曰汝婦平素烹調稍適吾口可令煮粥半盂以飼我婦乃如命躬奉以飼公即吞嚥無阻既而復寢少頃起語機曰婦等尚在耶皆應曰在公乃舉手作揖曰謝諸婦矣是夕二鼓公乃凭

几俯卧意似甚煩機強扶掖就牀以手熱熨其足問之  
尚應聲曰亦覺頗快忽又問母所在機曰假寢惟側公  
乃唯唯鞠躬撫膺而遂逝焉是夜念六日也嗚呼痛哉  
距生宣德癸丑某月日享年八十有三孺人方氏諱月  
貞歿正德庚辰十二月念六日距生宣德己酉某月日  
享年九十有三嘉靖改元壬辰十月十五日合葬於邑  
東小魁源坐亥面巳子男三人長樺次機次柱三媳程  
氏謝氏吳氏女二蘭秀妙秀孫男八耀炆勲炯煥煥榮

燧孫女四奇仙妃仙淑仙蒞仙曾孫男八天秩應達應

遠龍壽天倫應遠

某景

曾孫女四含英初英天弟

某景

俱

幼嗚呼古人有言創業固難守成不易故國君以能守  
社稷為孝士庶人以能守田廬為孝今公之守先業也  
兢兢業業不失尺寸亦可謂能守而孝者矣其他儉以  
奉身而不慕乎外惠以及物而不施其勞寡嗜慾尚簡  
易遠酒色是皆公之德之可法者也豈容嘿嘿機幼承  
庭訓遣入邑庠既而告歸于家幸得以志養公甚樂之

深愧不才不能為世用以遂顯揚之願追思夙昔五內崩摧今公之歿也又不能以發其幽光之萬一不孝之罪莫此為甚爰謹述平生大槩為狀于右以求當代立言君子庶有所徵云非敢妄為之說以貽公羞也

嘉靖元年秋九月望日不孝男汪機泣血謹狀

石山居士傳

鏡山散人李汎彥夫撰

居士姓汪名機字省之其先出越國公華長子朗州法曹建之後四傳至璫者始遷古黟赤山鎮即今祁治石

山也其後諱新一者元季復遷石山之南曰朴墅鄉人  
本其所自出尊之曰石山居士云居士性恬淡不喜奢  
靡動法古人一本於誠言出未嘗不踐平居粗衣糲食  
類儉者至義之所當為視棄百金如一羽耳其弟桂客  
死廣東海徼命子吳往取具柩備厯艱險始克柩歸而  
所費一無所問達祖墳墓失業他姓率衆復之費尤不  
較族人欲立宗祠籌之工鉅非白金六十斤餘不可衆  
難之居士即任十之二曰尊祖敬宗又何惜焉于是衆

皆趨赴不日而成處家庭和易不苟人皆樂從如嫁娶  
喪祭並依家禮立規行二十餘年罔有違者御傭工佃  
人俱有恩嘗戒其子弟曰民有四業皆不可離義之一  
字其立心制行大畧如此早歲習春秋經補邑庠弟子  
員屢試不利其考以望公喻之曰昔范文正公嘗自禱  
曰不為良相願為良醫意謂仕而不至于相則其澤之  
所及顧不若醫之博耳蓋翁嘗以醫活人至數千指故  
以此喻居士悟即棄去科舉浮文肆力醫家諸書叅以

周易及儒先性理輿論而融會於一皆餘醫所未聞也  
其母儒人病頭痛嘔吐十餘年居士起之如故以望公  
晚年三染疾亦三起之公曰醫力如此牲鼎何足羨耶  
於是益加研究診治病者百試百中疾如桴鼓聲名益  
彰遐邇以疾來請者無虛日居士隨請隨就不可起者  
直告之不隱可起者竭力治之至忘寢食若王公貴人  
稍不為禮不應也其自重又如此久之求者益衆所應  
益博活人至數萬指都里姓名脉色及方症其徒周臣



許忠歷歷紀之為書曰石山醫案試畧言之郡侯張歎齋公年逾五十過勞怠倦煩悶惡食不爽居士診之脉浮小濡緩曰此合東垣勞倦傷脾之論也冬春宜做補中益氣湯例夏秋宜做清暑益氣湯例依法守方服之良愈又常慮子遲居士復為盼之曰浮沉各得其位大小不踰其矩後當有子果如所言歛呈坎羅斯總年踰三十病中滿朝寬暮急屢醫不效居士診視脉浮小而弦按之無力曰此病宜補以人參二錢白朮茯苓各一

錢黃芩木通歸尾川芎各八分梔子陳皮各七分厚朴  
五分煎服且喻之曰初服畧脹久則寬矣彼疑氣無補  
法居士曰此世俗之言也虛氣不補則失其健順之常  
痞滿無從消矣經曰塞因塞用正治此病之法也服之  
果愈其弟斯俊形實而黑病欬痰少聲嘶間或咯血居  
士診之右脉大無倫時復促而中止左脉比右畧小而  
軟亦時中止曰此肺脾腎三經之法也蓋秋陽燥烈熱  
則傷肺加之以勞倦傷脾脾為肺母母病而子失其所

養女色傷腎腎為肺子子傷必盜母氣以自奉而肺愈  
虛矣法當從清暑益氣湯例而增減之以人參二錢或  
三錢白朮白芍麥門冬茯苓各一錢生芩歸身各八分  
黃栢知母陳皮神曲各七分少加甘草五分煎服或曰  
明醫雜著云凡病喘嗽血肺受火邪誤用參耆多致  
不救謂何曰醫者意也徒泥陳言而不知變烏足以言  
醫人參雖溫雜于酸苦甘寒羣隊藥中奪于衆勢非惟  
不能為害而反為之用矣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

何此之謂歟患者聞之喜曰非通儒者論不及此銳意煎服月餘而安羅汝聲年五十餘形瘦而黑理踈而澁忽病腹痛午後愈甚醫曰此氣痛也治以快氣之藥痛益加又曰午後血行陰分加痛者血滯于陰也煎以四物湯加乳沒服之亦不減詣居士胗之脉浮細而結或五七至一止或十四五至一止經論止脉漸退者生漸進者死今止脉頻則反輕踈則反重與脉經實相矛盾居士熟思少頃曰得之矣止脉踈而痛甚者以熱動而

而脉速頻而反輕者以熱退而脉遲故耳病屬陰虛火動無疑且察其病起於勞欲勞則傷心而火動欲則傷腎而水虧以人參白芍補脾為君熟芩歸身滋腎為臣黃栢知母麥門冬清心為佐山查陳皮行滯為使人乳童便或出或入惟人參漸加至四錢或五錢遇痛進之即愈或曰諸痛與瘦黑人及陰虛火動參耆並在所禁今用之顧効謂何居士曰藥無常性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熱則熱佐之以寒則寒

在人善用之耳況人參不特補氣亦能補血故曰血虛  
氣虛當從長沙而用人參是也所謂諸痛不可用參芪  
者以暴病形實者言耳羅君年踰五十氣血向衰矣不  
用補法氣何由行痛何由止經曰壯者氣行則愈是也  
或者唯唯臨河程正剛年三十餘形瘦體弱忽病上吐  
下瀉勺水粒米不入口者七日自分死矣居士診脉八  
至而數曰當仲夏而得是脉暑邪深入也上吐下瀉不  
納水穀邪氣自甚也宜以暑治焉或曰深居高堂暑從

何入居士曰東垣云遠行勞倦動而得之為傷熱高堂  
大厦靜而得之為傷暑此正合靜而傷暑之論也但彼  
用溫熱以暑邪在表此則暑邪已深入矣變例而用清  
涼之劑可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再進一杯  
遂覺稍安家人皆大喜曰藥能起死回生果然三服後  
減去石膏知母再以人參漸次加作四五錢黃栢陳皮  
麥門冬等隨所兼病而為佐使一月後平復如初程福  
仁體肥色白年近六十痰喘聲如曳鋸夜不能卧居士

診之脉浮洪六七至中或有一結曰喘病脉洪可治也  
脉結者痰礙經隧耳宜用生脉湯加竹瀝服之至十餘  
貼稍定患者嫌遲更醫服三拗湯猶以為遲益以五拗  
湯危矣其弟曰汪君王道醫也奈何欲速至此于是復  
以前方服至三四十貼病果如失一婦形肥色淡紫年  
幾三十艱于育子居士脉之兩尺脉皆沉微法當補血  
以形言之肥人氣虛亦當補氣遂令多服八物湯仍以  
補陰丸加參耆空腹吞之三月餘有孕復為診之兩尺



如舊以理論之孕不當有昔人云脉難盡憑殆此類歟  
侍御槐塘唐君景之形肥色黑素畏熱而好飲年三十  
餘忽病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  
澹或結飲食亦減醫作風治用獨活寄生湯小續命湯  
弗效五月間居士往視脉沉細而數約有七至曰此痿  
症也丹溪云斷不可作風治經云痿有五皆起於肺熱  
只此一句便曉其治之法矣經又云治痿獨取陽明蓋  
陽明胃與大腸也胃屬土肺屬金大腸亦屬陽金金賴

土生土虧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涸火盛肺愈  
被傷沉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者胃土虧  
也自汗如雨者肺金傷也故治痿之法獨取陽明而兼  
清肺經之熱正合東垣清燥湯服百貼果愈鄭村汪鈿  
長瘦體弱病左腹痞滿穀氣偏行于右不能左達飲食  
減大便滯居士診其脉浮緩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土虛  
木實也用人參補脾枳實泄肝佐以芍藥引金泄木輔  
以當歸和血潤燥加厚朴陳皮以寬脹兼川芎山梔以

散鬱服十餘貼稍寬因糞結滯思飲人乳居士曰祇恐大便滑耳果如言遂辭乳媪仍服前藥每貼加人參四五錢後思香燥物曰脾病氣結香燥無忌也每日因食燥樞一二十枚炙蒸餅十數片以助藥力年餘而安庠生羅君輔年三十餘嘗因冒寒發熱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熱熾汗多遂昏昏憤憤不知其身之所在卧則如雲之停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兼又消穀善饑夢遺諸証居士觀其形類肥者曰此內火燔灼而然虛極矣

診其脉皆浮洪如指曰脉經云脉不為汗衰者死在法  
不治所幸者脉雖大按之不鼓形雖長而色尚蒼可救  
也醫以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誤矣經云邪氣乘虛而  
入宜以內傷為重遂以參耆歸朮大劑少加桂附服十  
餘貼病減十之二三再除桂附加芍藥黃芩復十餘貼  
病者始知身卧于牀足履于地自喜曰可不死矣服久  
果起槐充胡本修監生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為人  
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居士診之脉

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曰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  
幾可安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  
三貼矣聞居士言即厲聲曰吾治將瘥誰敢奪吾功乎  
居士遂告回醫授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  
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  
水救命家人守醫者言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盃  
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房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  
勢始減半其不死幸爾復請居士治之以參耆甘草甘

溫之藥為君麥門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為臣青皮疎肝  
為佐竹瀝青痰為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証而加減之酸  
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之服之月餘病遂輕然  
或目系漸急即瞽昧不知人事良久復甦居士曰無妨  
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  
丸朝服虎潛丸以助其藥力年餘熟寢一月而瘥越十  
餘年因久坐腰痛肩膊痛延左脚及右脚又延及左右  
手不能行動或作風症而用藥酒或作血虛而用四物

湯一嚥即痛蓋覆稍熱及用針砭痛並甚煎服熟地黃  
或吞虎潛丸又加右齒及面痛甚季秋始請居士診之  
脉濡緩而弱左脉比右較小或濇尺脉尤弱曰此痿証  
也彼謂痿証不痛今以肢痛為痿惑也居士曰諸痿皆  
起于肺熱君善飲則肺熱可知經云治痿獨取陽明陽  
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特脚邪痿兼濕重者則筋緩而  
痿軟兼熱多者則筋急而作痛因檢橘泉翁傳示之始  
信痿亦有痛也又經云酒客不喜甘熱芡味甘而虎潛

丸益之以蜜則甘多助濕而動胃火故右齒面痛也遂  
以人參二錢黃芪錢半白朮茯苓生地黃麥門冬各一  
錢歸身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甘草四分煎服五貼病  
除彼遂棄藥季冬復病仍服前方而愈溪南吳道濟妻  
年踰三十無子診視其脉近和惟尺部覺洪滑耳問得  
何病曰子宮有熱血海不固爾道濟曰然每行人道經  
水則來乃喻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骨止澁之  
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及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用



指點水染入陰戶以治其外依法治之果愈而孕吳傳  
芳妻年逾五十病左腳膝攣痛不能履地夜甚于晝小  
腹亦或作痛診其脉浮細緩弱按之無力尺脉尤甚病  
屬血衰遂以四物湯加牛膝紅花黃栢烏藥連進十餘  
貼而安吳良鼎形瘦而蒼年逾二十忽病欬咯血煎  
吐黑痰醫用參朮之劑病愈甚居士診之兩手寸關浮  
軟兩尺獨洪而滑此腎虛火旺而然也遂以四物湯加  
黃栢知母白朮陳皮麥門冬之類治之月餘尺脉稍平

腎熱亦減依前方再加人參一錢兼服枳朮丸加人參  
山梔以助其脾六味地黃丸加黃柏以滋其腎半年全  
愈吳富孫之媳年幾三十因夫在外納寵過于憂鬱患  
欬嗽甚則吐食嘔血兼發熱惡寒自汗醫用葛氏保和  
湯不効居士診其脉皆浮濡而弱按之無力晨則近駛  
午後則緩曰此憂思傷脾病也脾傷則氣結而肺失所  
養故嗽家人曰神醫也遂用麥門冬片黃芩以清肺陳  
皮香附以散鬱人參黃耆芍藥甘草以安脾歸身阿膠

以和血服數貼病稍寬後每貼漸加入參至五六錢月  
餘而愈竦塘黃崇貴年三十餘病水腫面光如胞腹大  
如箕脚腫如槌飲食減少居士診之脉浮緩而濡兩尺  
尤弱曰此得之酒色宜補腎水家人駭曰水勢如此視  
者不曰通利則曰滲泄先生乃欲補之水不益劇耶曰  
經云水極似土正此病也水極者本病也似土者虛象  
也今用通利滲泄而治其虛象則下多亡陰滲泄耗腎  
是愈傷其本病而增土濕之勢矣豈知亢則害承乃制

之旨乎遂令空腹服六味地黄丸再以四物湯加黃柏  
木通厚朴陳皮參朮煎服十餘貼腫遂減半三十貼全  
愈侍御涇縣蕭君吉夫年逾五十患眩暈洩瀉體倦夢  
遺心跳通夜不寐易感風寒諸藥俱不中病居士診之  
脉或浮大或弱小弱無常曰此虛之故也丹溪云肥人氣  
虛宜用參芪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抑從  
色歟居士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芪  
為君白朮茯苓木通為臣山梔子酸棗仁麥門冬為佐

陳皮神曲為使煎服晨吞六味地黄丸夜服安神丸餘  
年病安休寧程勇年三十餘久病癰症多發于晨盥時  
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瞽仆地手足瘈瘲不醒人事良  
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苓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  
用全蝎姜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丹  
皆不中病居士診之脉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  
病也夫早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  
火所乘矣經云諸脉皆屬於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

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本草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芪歸朮陳皮神曲茯苓黃芩麥門冬荊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學士篁墩程先生形色清癯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言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寒以理血或用神聖復氣湯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俱不効遣書請居士診之脉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陰脉也脾與心必因憂慮所傷宜倣歸脾湯例加以散鬱行濕之藥

先生喜曰真切真切服數貼病果向安一夕因懊惱忽變急請診視脉三五不調或數或止先生以為怪脉居士曰此促脉也無足慮焉曰何如而脉變若此曰此必怒激其火然也先生哂曰子真神人邪以淡酒調木香調氣散一七服之其脉即如常汉口孫以德形肥色紫年逾五十頸項少陽之分癰腫如椀居士診之脉浮小而滑乃語之曰少陽多氣少血之經宜補若用尋常驅熱敗毒之藥癰潰之後難免別患彼以為然遂煎參芪

歸木膏一二斤用茶調服無時蓋茶能引至少陽故也旬  
餘瘡潰而起程貴英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  
疾遍身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  
下于右腳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其為何  
病居士往診其脉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其形視其色  
參諸脉知其為虛症矣傷寒論云身如蟲行汗多亡陽也  
遂倣此例而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以酒炒黃柏五分  
佐之服至二三十貼遂愈孫杲年二十餘病欬嘔血盜



汗或腸鳴作泄午後發熱居士往視其脈細數無復倫次  
因語之曰難經云七傳者逆經傳也初因腎水涸竭是腎  
病矣腎邪傳之于心故發熱而夜重心邪傳之于肺故欬  
嗽而汗泄肺邪傳之于肝故脇痛而氣壅肝邪傳之于脾  
故腸鳴而作泄脾邪復傳于腎而腎不能再受邪矣今病  
兼此數者死不出旬日之外矣果如期而逝埜山汪盛妻  
年踰四十形色蒼紫忽病血崩諸醫莫治或用涼血或用  
止澁罔效居士察其六脈皆沈濡而緩按之無力以脈論

之乃氣病非血病也當用甘溫之劑健脾理胃庶幾胃氣上騰血循經絡無復崩矣遂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兼服參苓白朮散崩果愈汪氏子形瘦而脆色白而嫩年踰二十將治裝他出居士診視良久乃語之曰某時病將至矣書寸楮遺之蓋欲其止也彼不以為然後果如期病不起逢村王恕年二十餘因水中久立過勞病疝痛痛時腹中有磊塊起落如滾浪其痛尤甚居士診其脈皆弦細而緩按之似瀉曰此血病也考之方書疝有

七皆不宜下所治多用溫散之藥以氣言也茲宜變法  
治之乃用小承氣加桃仁下之其痛如失三日痛復作  
比前加甚脈之輕則弦大重則散濇思之莫得其說問  
曾食何物曰食雞卵二枚而已曰已得之矣今以指按  
喉中吐出令盡而痛解矣黃豹年踰六十病氣喘顧謂  
其子曰願得石山先生來吾無憾矣其子夤夜舁至視  
其脈皆縈縈如蛛絲問曰吉凶何如居士久之若有難  
于言者彼悟曰吾不濟矣是夜書訖標書五紙付其子

而逝大坑方細形瘦年三十餘忽病腹痛磊塊起落如  
波浪然晝輕夜重醫用木香沉香磨服及服六君子湯  
皆不驗居士診其脉浮緩弦小重按似瀉曰此血病也  
前藥作氣治謬矣彼謂血則有形發時雖有磊塊痛減  
則消而無迹非氣而何蓋不知有形者血積也無形者  
血滯也滯視積畧輕耳安得作氣論邪若然則前藥胡  
為不驗遂用四物湯加三稜蓬朮乳香沒藥服之痛遂  
脫然一婦形長色紫姪五月矣托居士脉之以別男女

曰脈右大于左脈訣云左大為男右大為女今脈右大當是女邪彼則喜曰我男胎矣往歲有姙時尊甫先生診之亦謂右脈浮大當是女孕後生男今姙又得是脈可知為男矣後果生男居士曰脈書但道其常莫能盡其變此醫所以貴乎望聞問切也九江鈔廠主事鄭君希大瘦長而色青白性急剛果年三十餘病反胃每食入良久復出又嚼又嚥但不吐耳或作氣治而用丁香藿香或作痰治而用半夏南星或作寒治而用姜附藥

俱罔効居士脈之皆緩弱稍弦曰非氣非痰亦非寒也  
乃肝凌脾之病經云能合脈色可以萬全君面青性急  
肝木甚也脈緩而弱脾土虛也遂用四君子湯加陳皮  
神曲少佐姜炒黃連以泄氣逆服月餘而愈鈔廠陳庫  
子其父老年患背癰居士診視脈洪緩而濡癰腫如椀  
皮肉不變按之不甚痛微發寒熱乃語之曰若在髀脾  
經絡交錯皮薄骨高之處則難矣今腫去脾骨下掌許  
乃太陽經分尚可治遂用黃耆五錢當歸羌活甘草節

各一錢先令以被蓋暖藥熟熱服令微汗寢熱腫消一  
暈五服遂安時居士舟去半日其子駕小艇載鶩米追  
及拜曰吾父更生故來謝耳居士弟樟之妻瘦長色蒼  
年三十餘忽病狂言披髮裸形不知羞惡衆皆謂為心  
風或欲飲以糞清或欲吐以痰藥居士診其脉浮緩而  
濡乃語之曰此必忍饑或勞倦傷胃而然耳經云二陽  
之病發心脾二陽者胃與大腸也忍飢過勞胃傷而火  
動矣延及心脾則心所藏之神脾所藏之意皆為之擾

亂失其所依歸矣安得不狂內傷發狂陽明虛也法當  
補之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而愈福州李俊年三十  
餘忽病渴熱昏悶面赤倦怠居士診之脉皆浮緩而弱  
兩尺尤甚曰此得之色欲藥宜溫熱其弟曰先生之言  
誠是也但病熱如此復加熱藥惑矣居士曰寒極生熱  
此症是也腎虛寒者本病也熱甚者虛象也譬之雷火  
雨驟而火愈熾日出火斯滅矣遂以附子理中湯煎熟  
冷服三貼熱渴減半再服清暑益氣湯十餘貼而安李



一之年近四十病反食與近鄰二人脉病頗同居士曰  
二人者皆急於名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物湯減  
地黃加藿香為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二人逾年果沒  
一之妻病痢瘦弱久伏牀枕粥食入胃即腹痛嘔吐必  
吐盡所食乃止由是粒食不下嚥者四十餘日醫皆危  
之居士診曰病與脉應無慮也不勞以藥惟宜飼以米  
餘使胃常得穀氣白露節後病當獲安如期果愈其侄  
春年十七時秋間病酒視為小恙居士診之曰脉危矣

彼不為然別請醫治而愈惟遍身瘡癩十月間復召詣之其姪出揖以示病已獲安意謂向之診視欠精也復為診之曰不利于春至立春果卒汪世昌形肥色紫年逾三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咯痰惡食醫以瘡治居士診之脉浮濡而緩右寸畧弦曰非瘡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五服而愈九都許僂形魁偉色黑善飲年五十餘病衄如注嗽喘不能伏枕醫以四物湯加麥門冬阿膠桑白皮黃栢知母進之愈

甚居士診之脉大如指脉訣云鼻衄失血沉細宜設見  
浮大即傾危據此法不救所幸者色黑耳脈大非熱乃  
肺氣虛也此金極似火之病若補其肺氣之虛則火自  
退矣醫用寒涼降火之劑是不知素問亢則害承乃制  
之旨遂用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甘草白朮茯苓陳皮神  
曲麥門冬歸身甘溫之藥進之一貼病減十貼病痊後  
十餘年復診之語其子曰越三年壽止矣果驗一婦長  
瘦色黃白性躁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已七八見矣居

士診之脉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而弱不任尋按曰此因胎墮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所滋養故頻墮譬如水涸而禾枯土削而木倒也況三月五月正屬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燥而激發之故墮多在三五七月也宜大補湯去桂加黃栢黃芩煎服仍用研末蜜丸服之庶可保全服半年胎果固而生二子一婦年踰三十久瘡瘡止有姪五月忽病腹痛泄瀉頭痛發渴右脉浮滑左則細滑居士以四君子湯加石膏黃芩煎服二貼頭痛泄瀉

雖除又加肛門脹急其夫欲用利藥居士曰耐煩二日  
候胃氣稍完然後以四物湯加酒大黃枳榔利三四行  
脹急稍寬再服枳朮丸加黃芩歸身一料病去而胎亦  
無損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  
也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于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寢  
醫者以為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効居士診  
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居  
士之甥王宦體弱色脆常病腹痛惡寒發熱嘔泄踈卧

時或吐蟲至三五日或十數日而止或用丁沉作氣治  
或用姜附作寒治或用消尅作積治或用燥烈作痰治  
罔有効者居士診視脉皆濡小近駛曰察脈觀形乃氣  
虛兼鬱熱也遂用參耆歸朮川芎茯苓甘草香附陳皮  
黃芩芍藥服之而安或曰諸痛不可用參耆并酸寒之  
劑今犯之何也曰病久屬鬱鬱則生熱又氣屬陽為表  
之衛氣虛則表失所衛而賊邪易入外感激其內鬱故  
痛大作今用甘溫以固表則外邪莫襲酸寒以清內則

鬱熱日消病由是愈胡本清甫形肥色紫年踰七十忽  
病瞶昧但其目系漸急即合眼昏憒如瞋睡者頭面有  
所觸皆不避少頃而甦問之曰不知也一日或發二三  
次醫作風治病加重居士診其脉病發之時脉皆結止  
甦則脉如常但浮虛耳曰此虛病耳蓋病發而脉結者  
血少氣劣耳甦則氣血流通心志皆得所養故脉又如  
常也遂以大補湯去桂加麥門冬陳皮補其血氣而安  
三子俱邑庠生時欲應試而懼居士曰三年之內保無

恙也越此非予所知果驗石門陳柰形短頗肥色白近  
蒼年踰二十因祈雨過勞遂病手足瘳癱如小兒發驚  
之狀五日勺水不入口語言艱澁或作痰火治或作風  
症治皆不驗居士視之脉皆浮緩而濡按之無力曰此  
因勞倦傷脾土極似木之病也經云亢則害承乃制是  
矣夫五行自相制伏平和之時隱而不見一有所負則  
則所勝者見矣今病脾土受傷則土中之木發而為病  
四肢為之瘳癱也蓋脾主四肢風主動故也若作風痰



治之必致于死惟宜補其脾土之虛則肝木之風自息  
矣遂以參朮為君陳皮甘草歸身為臣黃柏麥門冬為  
佐經云泄其肝者緩其中故用白芍為使引金泄木以  
緩其中一服踰宿遂起服至十餘貼全安陳校瘦長而  
脆暑月過勞飢餘燒酒遂病熱汗昏憒語亂居士視之  
脈皆浮小而緩按之虛豁曰此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  
藏神脾藏意二藏被傷宜有此症法宜清暑以安心益  
脾以寧意遂用八物湯加麥門冬山梔子陳皮煎服十

餘貼而愈竹園陳某形瘦而蒼年踰五十居士診視其  
脉皆弦濇而緩尺脉浮而無根曰尺脉當沉而反浮所  
主腎水有虧其餘脉皆弦濇而緩者弦脉屬木濇為血  
少緩脉屬脾以脉論之似係血液枯槁而有肝木凌脾  
之病非膈則噎也問之胸膈微有礙曰不久膈病成矣  
病成非藥可濟後果病膈而卒陳銳面黑形瘦年三十  
餘患鼻衄發熱惡寒消穀善飢疲倦或自汗嘔吐居士  
診之脉細且數約有六至曰丹溪論瘦黑者鼻衄者脉

數者參芪皆所當禁固也然不可執為定論脈經云數脈所主其邪為熱其症為虛宜人參三錢黃耆二錢生甘草陳皮黃柏白朮歸身生地黃山梔子生芍藥通為佐使服之果安南畿提學黃公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無効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藥服之又服小兔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柏俱無効居士診視一日之間其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語曰無而為有虛而為

盈難乎有恒此之謂乎其症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也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腎養心病可痊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苓麥門冬酸棗仁山梔子生甘草為佐蓮肉山查黃栢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骨川芎白芍熟芩之類隨其變症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公聞言疑信相半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用至三錢漉精覺減半矣又月餘人參加至五錢病全減公大喜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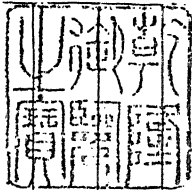
初謂人參加至五錢病脫果然醫其神乎凡此皆活法  
非定方也其妙如此殆非心通造物而執其死生之柄  
者歟居士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二卷內經補註若干  
卷本草會編若干卷惠及後學尤為不淺然非通儒者  
敢望其門牆也哉

論曰醫之用藥如將之用兵苟非其人則殺傷衆矣悲  
夫昔鄧禹常歎曰吾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  
必有興者居士不惟不誤殺而已且能起病之垂死者

無慮數千百人其子孫又當何如雖然居士有道者豈  
為是而為之者耶 右傳借觀者衆因不能應故共  
與梓之

嘉靖二年四月望日門人

周臣 許忠 謹識



石山醫案附錄